

集部

温恭毅集卷二十七

明　温純　撰

尺牘

與魏確菴中丞

初謂雙旌道敝邑得侍教大幸不然亦如高陵道中候馬會賤軀病不能矣時暑途遠願為國珍重翁此行必拔廉必崇直社稷之賴也然不見廉以激不廉不見直

以激不直黙成漸移期於忠君古大臣在事類如此令巖廊不可一日無翁純故以此言進幸恕狂謬

報王竹溪中丞

自楚豫間一通赤牘於今且十載神交夢想似臭味有相投者不直以衣鉢同舍故惟是萍梗鴻渺一傾倒無從則悵悵然秦塞以節鉞令呼韓固欵即内地且受波及山中人安卧亦知其所從来矣札至如靣謦欬何日接膝以慰我積悰乎

與蕭兄嵎中丞

報至知簡移越中爲足下喜爲越人喜然借寇無從又不能不爲秦人嘆也豈執秩分秦越抑爲越急而秦緩乎越誠急果更無排難定紛之才而秦猶未熟所賴呴沫而拊循之者如病嬰之倚慈母乃奪此與彼謂秦人何秦越俱足下舊遊地輕車熟路又令之能排難定紛者無踰足下即以足下往耳嘉首聞已獲果真則得一鎮靜者即可令反側安矣恨不蚤得此信而令足下免

此一行為秦人借也

與成監吾

往在都日從門下譚塞上事謂門下異時秉政則為禁中頗牧乃坎坷久之徒令人有簸鳳之嘆今當塗拔淹採望故以門下為關中師關中師故多名賢然救時當國無踰楊文襄文襄為國重以遊關中故也門下不薄關中關中士令得師矣賴緒餘必有興者又關中之士之德也裁此稱慶

報羅雲野太守

初得兄東萊信快之以漢之稱良二千石者爲其郡以人重不問其郡若何也東萊即濵海弟往爲令其隣望東萊堂廉甚遠而兄薄之耶弟今見良二千石於東萊矣詢盛使知有李父變失於脩葺而春初弟繼室亦去世三年中苦楚如此天罰我極矣時闕中大疫弟家更甚有懆不盡

報栗瑞軒

承奠唁即白之亡者且東向稽首以謝三年中家屬戚屬以死别者八而頃大疫諸屬半染遞病遞起久之始已葢有生以來所未嘗者諺云清福難享信然然因以覷破死生大界真一毫着力不得矧功名予夭壽不二脩身以俟有味乎其言之也

其二

来札密示令弟聞所不聞使用人者得此說將竦然懼然不但用人者之命所繫更有繫之大者書云惟天純

佑命則商實夫所謂實以有一德之元聖也不然即備官猶謂之空虛天不佑之矣用人者能進退人哉兄首資不遷葢庶幾知我者希然當此競進之時有不遷不爲人知者猶可言實也弟年来多變信命愈篤即此身且幻耳安論其他公莫本菴太夫人衆以莫文屬弟文成矣會漸老染疫今猶未愈以是遲遲然漸老愈即同發矣百間再爲道之

報趙寧宇中丞

弟後兩浙不畏蚊負幸閩浙接壤可借光隣壁獨吾丈鎮閩有日業已蔭稠澤沃旦夕徵拜能更借為閩且為弟乎弟至後入越獨藏庚以養兵故壁立即閭閻亦苦徵歛乃新增織造歳可費六萬金加泒不可奏留不能不謂東南財賦之區窘而至此那轃樽節如寠人之宴大賔亦大費心力矣

與李次溪制府

令門下果以大中丞節鎮秦矣為秦父老篤望於門下

者不虛閙入會城不從父老爲竹馬之迎懼人以我爲守山林而事干謁也秦當水旱大疫後閭閻中如饑思食如渴思飲如病嬰之望慈母今慈母至矣秦父老喜可知不直山中人賴宇覆得安卧已也

與劉鶴峰

已卯别後無何即歸第三年中喪兩偶而一女兩壻又相繼折苦楚難堪葢有主之者即憂患之來且不可辭况功名乎自是稍覷破人間幻妄將於清莪間枕漱泉

石以畢此生有時與二三後進講說經義亦自愉快且老父日衰又苦痰嗽頻發豈能夢寐冠纓作出山之草哉先是聞改官不得其故翰至始詳知之然亦有主之者故相何與焉讀翰中負氣之說甚服雅度趙歷城業已破格起用株連者當自白益不為相知喜而為國是喜也

與趙新盤

熊車西來無論隴右誦德即隣封且受波之惠漢稱良

二千石何幸於門下見之會含親趙生立書至道門下
直立首貢意甚篤立益故有名嵒嵐丘憲左山公孫也
往陸文宗以立治禮經令為塞諸生前茅今且貢乃以
客論非門下則立不免乎然業已有搆即貢乃善不然
且為懼受辱無已時矣

報劉晉川督府

接邸報漸老拜令命與丈共事一奇也運務惟周文襄
稱絕倫以文襄破格調劑令國與民兩利賴令其法即

難盡行然其意可倣也惟二丈破拘攣之見圖所以不病國不病民者則文襄在弟初歸為二親衰白不意再補時家嚴苦痰嗽聞之色喜不敢以私請幸間請不喜以是捧檄愛日兩念交横令且次且𦣻前或不能不出出則春仲可登途而都門握吐有日矣龍潭兄相去不遠相聞不

報張周田中丞

惟翁天中人望海内儒宗提衡舊擬山公建節今同范

老惠朔方使就衽席款效呼韓為長城以壯山河知結
明主且不遺夫故舊更加惠於山林紀夙守汝南式廬
懸切久欽山斗傾蓋無緣受廛以来沐愛獨渥玆因推
轂叨與賜環拜貺綢繆皮之何能報李損書巨麗匣焉
藏以代金敬勒尺書附酎高雅 伏惟鑒照終惠德音

報張濠濵户書

紙叨補與翁逐初服會此與捨梁棟而收樸樕者奚異
令國家不可謂無事然非并包如淵斷決如流負任如

驚足者不可而翁其人也純故於翁之歸謂非山中人而自審則惶悚甚承教札又奉二親命不敢不治裝然亦恃閑曹易稱如古所謂禄仕云耳有頃且圖良覿求指南往焉

報劉少嵐運使

令言者以弟秦人家被邊或習邊故收之疏中無論邊相距數千里且安可謂越人盡習舟代人盡習馬也往議市不用秦人言令以市故事日非而欲令二三秦人

當之即知兵且難卒效矧冒昧者益言者借以為游揚耳弟今者不得不為親而捧檄出矣出則任禮樂之司是弟所習即奔走於俎豆間不難古禄仕者率服易稱職弟今乃似之矣而他非敢望也

報田小亨

頃過雒會長兄始知借鄭咫尺無繇一面翰貺再臨如對然因以知江油萋菲之故令日宦履之詳慨念久之雅度如兄卓識如兄豈久居人下惟在我自信自力付

升沉遲速於命數焉往不可知清時推轂倅幕者甚衆近與李漸老話别及持已涉世之要毋如自反而不責人謂自反則可以正已亦可以化人責人則不足以服人反適以忤物令且為藥石而珍之矣兄以為如何弟起家出意外奉二親命捧檄次覃懐會弟婦火發醫久之始稍愈一二日登途焉

報劉我滄刺史

頃過華下沃承欵教因諗治行卓絶古稱龔黄何幸於

門下親見之華下民故稱難治然不可强惟盡在我今既令行事就理矣望更節縮與閭閻相安於無事如何月終僕從朝坂渡渭倘再過華下更有請焉

與詹養貞侍御

燕市識荆業心傾遂養乃憂時維正之譚一接膝即罄底裏古稱傾蓋如故不佞何幸於門下乃爾後浙匆匆出都忽天假以緣簡臨浙直寧獨國計民瘼仰賴碩畫即身心簡押亦藉夾持其間而喜可知長至後入疆受

事知前茅且至敬使使奉迎

與王古林

名邦風景佳麗遠遊人心甚快之第下以賦重嚴徵為苦上以逋負那移為窘無米之粥即巧婦不能三年之艾豈旦夕可蓄前云奏留節費時徵真不容已然節費時徵在我可力為之奏留有主之者誰能保其必允藴杭需財甚急門下筴安出可令僕做而行乎

與張環中

頃辱翰示會冗集不即脩謝為罪諗主計若持衡令軍與民兩稱便利漕輓可計日北矣太倉米可支九年令以往更減價半折不獨便民亦可足國三五年後更全運本色未晚也不然米日益紅腐年且失百餘萬銀無謂之甚矣明公可轉白之司農不

與許敬菴督學

曩從漸菴仰止高山以無繇識荊為悵辛奎壁西臨西土白屋自是有逈周秦之望追憶秦師自遂菴虎谷漁

石大復淮海諸老接踵迄今海內數稱文宗必曰關西乃又得門下為重則遼廢諸老在矣純樸樕遠役大方懼蚑負聞前茅且西目成無期敬使使往門下亦為桑梓決筴令僕稍稍藉稱塞乎

温公毅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温恭毅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謝大倫

温恭毅集卷二十八

明 温純 撰

尺牘

與魏退菴

純樸樕人也不自意有兩浙之役客歲冬仲入疆受事第閭閻稍異舊聞織造需財甚急以不佞當之安能為無米粥以待餓者喜密邇臺端可數數質疑請益忽啫

大疏請告又聞有婁菲者此其故末可究詰矣華嶽終南真所願從遊第當宁未竟求舊本意恐高尚未即遂然切願為國回此念也

報王北軒

聞督兵出禦先聲遠播烟消浪息固麾下力也僕緇衣心切不敢攘行間之勞以自多耳盧參戎疏請留任得更加銜於地方大賴家大人失調旋即幸平蓐念又煩大鹼極感

與陸五臺太宰

初聞雙旌指建康使使候馬巳聞萋菲謂必於途中候命忽呂主政如四明云錦旋有日矣守土吏即難負弩亦可遣一力代之而竟不知無所短長之槩此亦其一端矣萋菲可勿論寡陋如純竊邇芳廬質疑請正一快也時海汎且畢旬日則入武林矣

與董潯陽宗伯

樸西鄙樸樕也不諳治理況秦越異宜風氣未習適者

叨後大方竊謂文獻名邦禮義所自出者甫至閩二變後人情譸張俗尚刁健大畏曩時又恐積習之溺法令難以草心爰採時弊并采舊聞示之榜諭布之簡冊頒發已久民間息訟務本之效全未有得僕方以徒言無益表率未至為歉不意誤蒙推許溫詞滿紙捧讀增慙惟翁三朝耆碩一代楷模一字之褒華袞匪榮而顧不棄菲劣豈真有所取也抑亦誘之而與其進耶不敢當仙府有司馬端明在望廬遵化功非小補矣貴省公私

匱乏輸將煩苦即如織造上供二運經費甚艱漕糧偏累三郡折價太重雖曾以一二上聞蒙恩稍賜減免然尚未足以蘇其困也頃又洪水為災民困更甚諸凡事體艱大力小任重康濟無能惟祈翁出其緒餘以為指南使稍稍藉稱塞大幸

與曹太始

即如諭致書撫臺唐道矣頃不與入闈或為任淺不必過疑也仕途中知遇在人不可必惟一意守已愛民久

之自無不獲上之理須會詹養貞直指道公為理狀甚著蓋民間固自有公論也

報汪伯玉司馬

燕中拜違無何純亦返初服里居者久之華札至始知翁先是有尊制而吊唁無從罪也曷贖純起家役浙幸密邇有道之廬謂庶幾以尺素往来可質疑請正乃受事且期月無能介紹一候聞翁有訪戴之行日望紫氣而恐未果領諭果然則負弩西湖以俟

與顔沖宇

頃以小刻附覽旋辱裁答如面謦欬家慈初度武川翁過念而以金玉之章遠惠盥手三復燦然雲錦敬置座所爲侑觴具且令世世寶焉獨秦風之厚惟古爲然純則安能然不敢不佩服謹此附謝時操切如来諭安得以中正之道經世乎然不能不於大雅君子篤望焉

報張見南别駕

長安分袂且十年里居過半客歲起家入都無何即来

浙第數從仕籍披尋門下官何所不得疑之會張監司
呂祠部又忘其即門下里中人也不一問益勖勸中往
往昏誤若此矣忽門者報順天故别駕公子謁見亟延
入問門下則云先是以轉藩府歸矣則愀然比知公子
舉壬午則忻然讀来札不啻面承而所云附張君書不
知張君為誰問之則監司也始知監司與祠部皆門下
里中人而監司不以書投為相臨耳無他意也公子偉器
文又蒼雅而經義更精必髙第無疑天益以此補門下

缺事矣

與黄葵陽

雙旌道武林一再晤如飲醇獨匆匆未盡欵爲歉别後把閱録卒業即用諸生文然非大筆斤正寧有此益珍藏佩服焉錦游計即北無能之祖道負努以道尊敬此裁候

與許敬菴督學

頃辱翰貺卒爾以尺牘附謝久之鱗鴻渺絶無能數數

通問候悵如之何秦士沐春雨多興起者覩賢書濟濟敝邑舉者皆才子而来王二生又皆以學行聞真得人矣緬懷培植力一快不佞承乏大方無可為閭閻徳惟不靳指迷幸甚

與孫南翁先生

自從吾師淮海先生遊也習太師家學風度不啻身坐春風中然無有執鞭之幸謂吾師無恙且還朝可北面以質即北面太師也頃訃至則疑已知其信真則傷痛

無已不知天何以厚賦吾師又何不令竟施若此也然斯文正脈有遺言則吾師在獨沐教廿年策之不前負吾師甚今死别無復立雪之期故傷痛無已敬使使以薄奠往幸命從者同去使告吾師位衷曲畧陳誄文中太師其為道珍重以慰吾師泉下師母何以享餘年念之後嗣得賢喆否國恩未請何也統希詳示有可為地者純當畢力圖之臨發西望淚如雨

報馬定宇

謬膺重寄幸接隣壁欲倚末照以圖補塞第民室罄懸米賤又為農累蓋江浙異地皆如此而其故則自貴銀始又條鞭法一切徵銀亦大利中之一害也先是交際爭用銀即賢者亦不能不藉贖鍰充餽贈而今可省矣然亦安能必人人如主上意也力役可給帖者令自取討則銀米皆可抵所謂補條鞭之未善者獨此耳翁以為何如

與王元美司寇

不佞自通籍知海内有元美先生者一代文士也慕之
初任斟鄩過青社歷顔神而青社顔神人德翁不置口
又慕之然恨不及以屬吏受約束也既官宛拜太僕命
會翁正位太僕謂庶幾納交識荊乃不佞甫去宛而翁
則以撫究行矣但有悵悵客歲敬美丈過武林一再晤
稔翁林居超詣之詳亦久之不以書候葢鞅掌簿書故
數欲修問數已也敬美為不佞二十年石交因慕翁得翁
片紙隻字未嘗不珍藏今不為未同之言矣敬使使先

以不腆之幣往所欲聞於翁者則次第請焉

其二

伯玉訪戴蓋雙龍合矣翁亦有意結侶為西湖之遊乎得命則西湖之主且負弩以迎焉平生迫欲見古所傳急就章而翁所跋者可容鄙俚人一寓目乎

與陰月溪先生

頃兩辱老師手翰敬聞命矣蔡白翁兩浙名賢業行縣存其後而後止一孫才數月閒鹿門字以孫女友道不

恍古人可慰老師通家眷注之念豚寓白下屢屬老師推愛顧幼稚何可當倘得公子諸兄以業相切磨大幸純從海角無能立雪為悵使使奉候台祉伏惟垂照

與王蓮洲左轄

發都時辱大革眷戀鼎鼎于心山居闃問無從二兄同第且裒然先海內談世家與河東三鳳比況者宜母如闕中王氏矣弟多罪天奪我糟糠配傷痛中會壽光孟生宄至於其行附候生習春秋有名可立第顧久不第

而為人中至削諸生藉宽矣宽矣幸一引手曲成焉

與陳五岳

圖使使專候未果踈節之罪安敢以冗溷觧惟丈旬宣望深意旦夕有重寄至八閱能久借德星弟逡浙二載秋毫無可為閭閻德甚愧来諭奬借過矣閱浙與國戾肰應聞之左右素沐石交亦不恵我藥石乎而獨把玩佳刻以為文章指南也何日目成相與講業昔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弟誠於吾丈念之

共事地方實賴匡扶大計時不能為翁揄揚萬一乃當宁自以卓異見知即一日三遷亦未足以酧顧歸功於不佞何敢當翁行後遺澤愈渥去思益切見人心有公論向時同黨微嫌令無用回顧矣江北旱荒江南米賤昔人招商交易之説似亦可行如以萬金令百餘人結夥販易使利盡歸販者而更用兵快護之其米價未必不減惟翁裁之

與袁洪溪

與汪伯玉司馬

入浙咫尺長者之廬幸仙駕一再過追隨湖山接膝飲醇忽漫又別別来拜大章之惠如獲拱璧且令勒之湖以識相逢然三年蹉跎不遑請業違始願矣不謂即去浙即臨岐西望悵悵何益也翁家食久矣惟旦夕起東山持衡握樞更為紕著蔡大願項元美書云受喻布衣傳收攝有門矣亦為翁盡道否

荅趙麟陽

承諭山陰湖中二鄉田糧宜均狀祗領第其中有說二鄉之田不甚相遠人所知也其當均亦人所知也二鄉田舊各自有上中下等湖鄉田之下者可減而上者不可減也中鄉田之上者可增而下者不可增也兩鄉士論謂上等田相若不必均者私也見上等田當均而不顧遠鄉下等田不宜輕增者亦非通論也僕意欲兩鄉之上者為一則下者為一則或減湖鄉下者而增之中鄉上者是天理人情之所宜爾也是則壤成賦之規也

若一切而行恐所見止拘於近城之田而遠鄉下田不暇計矣此豈為中鄉士夫計恐士夫多上田或有增而無減也而其減定在遠鄉小民僕絶無成心惟聽有司勘報如何果遠鄉小民不稱累使僕此心能過即允從矣

與許益齋開府

聞秦晉饑遠遊人側身桑梓無以為生死肉骨計昨幸得丈拯恤讀大疏腹欲飽體欲温而安得以其餘波及秦也擬遣一使候轅門未果惟是精神流注不知有渭

樹江雲之異耳

與王元美

客歲以不腆駞候辱裁荅如面春風久之無能數數通問疏節之罪曷可以冗溷解先是從伯玉習翁容與東山狀即古稱逸民不過視世之終身鞅掌而不得一日林泉之樂者奚啻霄壤隅慕之慕之出浙入蘇圖博一良覿且請苴餘以往耳而不知翁能許我否也辱諭喻子出孫陽識黨必奇士也頃覔之不得敬此稱謝併以

途繻往

與馮修吾

不及慱一良覿爲悵然東山容與之詳則習聞之矣辱

温札奬與過情盥讀惟有感愧純與懐庭在齊相臨在

楚共事在秦受屢至莫逆也今死别獨二婺婦苦節行

路且憐之况不佞純乎業建一坊題姑婦守節字以堅

其志矣玆發蛟川望赤城行質對無從徒有神逰

與張居来中丞

初聞翁有蔞菲即以札慫翁身任葢恐翁固辭使巖廊失夔龍之佐疆吏失張仲之倚也已翁果固辭得請而南功成身退有餘快矣謂巖廊何謂疆吏何因嘆上谷急即移翁上谷武林急即移翁武林薊門急又移翁薊門比稍緩稍優遊巖廊之上輙不免於人言自古在事類如此然黒頭而還東山點簡圖書枕嗽泉石爲宦海中所深願而不可遂者翁一旦遂之不亦大愉快乎哉不佞待罪武林步翁後塵在疆吏中荷督教尤深故於翁

之去尤繫戀不置且不能不動終南之想翁何以教之

與東洪溪

頃亡女柩西厝垂念深感雅意而嗣是又聞一守節弱息卒之家多罪人變故頻仍苦不可言北方久旱流離狀不知何似而敝省特甚恐目前有意外之虞奈何滕少松留漕糧於臨德之議未為不善即不能百萬或三五十萬則一斗可抵二三斗僑米如為京邊計則乞請光禄太僕銀二三十萬俟豐收給軍可令軍民兩利賴而部中直沮

其說何也今少緩則無及矣天下事未嘗不可處者患人不同心或無一體之念耳可嘆也

其二

役浙積戾待擯不謂即名還於心獨慚悚而以聞於門下不免為浮漚恐洗耳不暇乃從兩直指君領溢美之章又從兩尚書郎領籌國之教葢自純來東南無所得得此二璧耳第以敝鄉端毅先生見勗恐非其倫也而亦不敢自畫倘自是稍稍有立庶幾不負知己鞭策閩當

塗物色翁甚篤有詔至恐不得即遂修真意也喻生數覔之不得云僅一面陳敬老即往為其說不合也可恨失此良朋而袁坤儀則云所受與喻生同談之純甚有味乎其言也獨打圈之說恐屬火動令且於忙中偷閑試為之矣安得於金閶間一睹仙姿令聞所不聞

寄從弟即文縣守

舊洮州孤懸境外兵馬單弱城池未必鞏固如敵人窺伺宜慎隄防清野堅壁令彼空腹而回熈河以勁兵臨

之可以盡殲大約鼓沓謀敵連結岷營以為助翼是其策也願勉力為之

其二

連得吾弟華牘知在任之苦若為地方軍民計不論苦不苦也惟一意恤軍自然上信下孚其難處先自反自力未有不可化者此復

與来小澗司馬

頃辛聚晤稍快濶私分袂不得之郊闕為悵華牘至詢

道體藥喜又快甚幸珍重眠食消人以盛德臨之自當心服不必過責渠也京中投刺凡隣封但有瓜葛皆用眷字吾兩家有世親不但瓜葛泛用通家心久不安遂更之從厚意古道執事以為可否大小兒疾幸愈猶須調攝甚賴長兄主張用下藥始解極感呼之令入京或秋間至耳二犬子何勞垂愛令佩服不敢以稱名往再具賤刺代謝

與来陽伯

昨奉唁知至情過於哀痛然有道焉亦尊翁所深望於昆仲者千萬深思節情以全大孝凡事繁文可省者省之闕上人不必多帶無益也

報來敬仲

尊翁疾竟不可治至此一聞㫚勝痛悼不知彼蒼何以生此高賢又何以不令長年令末可如何已覔火牌令舍人前去家迎令兄此時惟當體尊翁慮賢伯仲過毀已以毀不滅性之說詳告令兄所謂滅性非為傷生為

逐情而不知有性也必以道御情雖大悲不至迷性乃是道不然至於病至於令化者不瞑目九京去道遠矣幸自思自節想來還移柩來京城外以候秋涼爲妥塗次行役或當如何再寄字來不難也

温恭毅集卷二十八

溫恭毅集卷二十九

明 溫純 撰

尺牘

與劉定宇兵備

將官多不知兵惟務倖成全賴戎約束指揮切戒遠追西寧兵素不慣戰以守為戰以逸待勞為今日上策劉西井火器絕妙可倣甘州所遺者多製又於陣前層設

連砲或行或止無不利連砲以鐵為藏火之櫃其中左右通二孔以傳藥線後一孔以繩發火用二長竿接藥線線俱以藥末敷於鑿内不用紙使其行速每竿作五七孔與二號將軍相通葢一孔一將軍也一發則十餘將軍齊往先期選軍士分任合發頃刻可布為萬人敵惟足下以意廣而練之

與本兵蕭嶽峯

倭夷冬深正可進兵聞遠徙則火攻燒船必不可已昔

年兀朮燒韓世忠其明驗也此勝於十萬師但請皇上下諭萬巡撫專管燒船號招海上漁人及乖覺知水道者教以火箭以沙船為家以漁船為用行長清正且聞風而走或畏闕白之威降矣

與曹楚石郡守

聞簡命謂未即發發則使使候祖道忽貴屬長吏以贈言屬紙方操筆再得温札追送不及悵然與二三大夫約為一文致不能忘意伺便附馬來教于其去猶若未

盡来時意此至言也人人持此心誰肯蹉跎枉過以遺去時之悔㸃顧後之来者有足下去時之心則西安永永治矣近朝無師師相讓之風繇士多淩節不遜之行繇士多淩節不遜之行繇上為抑長抜幼之政此導之使争也詩曰成人有徳小子有造未甞舍大人而專重小子也又曰於論皷鍾於樂辟雍謂必樂於辟雍而後治化成也導之使争且仇其上且誤小子矣何徳與造之云又何樂之有故贈言望即以教西安者敎楚以禮樂

緜此可興也末及漢額感念今昔緇衣之懐不能已有

書問幸道惓惓

寄濟川宗尉

聞長安令得罪貴府賢宗詢之真出一時之錯既登縣

堂泄忿又法司提人役責究亦可以已矣儻激怒國主

形之奏牘人將以為過吾秦世為好賢樂善之國今國

主即東平河間不過或不肯以法司所已歸究者而更

甚其詞以深罪一少年錯誤之令也太宰講和為上請

啓貴府賢殿下轉啓國主海容仍達在事衆賢宗與其多事不如省事與其忿爭不如息爭且使吾秦二百年來賢聲不替為望

與李景山總兵論平倭

倭事以愚計之當水陸並攻往兀朮尚能焚韓世忠船於大江而今不可焚倭船乎陸攻令我兵肉身附城一失也攻於陸而不能以火牽制於水二失也遼東宣大之兵不善用火器三失也觀李將軍一敗於碧蹄竟喪於

敵全以恃抵擣不精火器故又觀甘肅近大勝全以劉西井所遺三眼鎗及大砲可見不論何敵皆當以火器勝然兵不在多聞麾下有烏銃手六百若更為三眼鎗即得千八百之用敏捷又可敵三四千之用且可及遠力又大此暗增兵不費餉之一着也三眼鎗疊陳又連砲一發中數百千人若左右三四發其聲震天其中不可以數計賊亡不退若不退而更能来則吾之三眼鎗足恃矣鎗之外為深溝以逸待勞以火器對敵而不以

身對敵萬全決勝無踰於此惟冀悉心推廣講究試於
武場方知鄙言非謬又記往年倭犯嘉興任同知盡㩁
鍋釜倭上岸無處煮飯餒甚遂致我兵有王江涇之捷
自是浙兵始敢戰萬一倭或入山東先焚於水次以前
說火器待於岸又令絕食於村落則吾大收功之日也

與劉兩峯中丞

塞上機宜知有石畫然借款以全生靈則可許款而因
忘戰則不可九邊惟榆林慣戰鼓舞銳氣在得戰之利

耳既久講欵僕不知其詳云何獨將士之氣萬萬不可少挫也幸熟思之此關繫不淺故不敢冐對彼中將官多習敵情不妨廣延問也

答曾景默司空

今日河工欲濟運又欲防陵分功於他處不若專力於故道欲塞傍口不可不先導下流其導之也濬不如蕩徐以西宜濬徐以東宜蕩蕩則取各省小魚舠五七百隻每舠兩邊用十杆入水五尺其末令尖以鐵裹又用

一鐵蒺藜以索繫之長丈餘如混江龍之制而廣之每十舠或二十舠為一號令近兩岸一自東而西一自西而東每日須行五六十里委官查驗則數百里之泥無時可停雖令二洪如舊不難也然事半功倍但水行處即可為力久則徐以東之泥既去徐以西之泥自解比其解又用舠或杆以活之則無不行矣惟酌而損益之或一助也

與李漸菴談詩

批杜律先付去孟子有説詩之言昨送行詩雖不工然其體亦有節奏首章起句暗用於姓事中四句前虚後實應首句西臺五六正攬轡事末即明應高門以結且生後章送别之情然止離筵二字不詳説為再作後章也後章承離筵始盡其説又不可全抛使秦意故止云已回饑渴秦中色其餘皆别情耳舊知又應首章首句末句應皇都句期望作二首三首詩之法也若前章可置之後後章可置之前則亂矣此法惟子美知之葢子美

得之三百篇也

與内閣諸公

閲姚給事疏辯致恨之繇從撓東征而起東征及成功俱在戊戌之前不佞入朝則戊戌嘉平末也何恨又謂欲網東征有功之臣有功邢總督已去萬開府陳監軍俱物故將誰網乎主戰署部李侍郎與條議科道同無半級之陞又可網乎又謂為李通政也部議通政調南不知何為輕處與小疏所云畧同豈吏部亦通政之鄉人

耶且果無關國是僅為一方計耶再閱不參之參轉部等語則前說信有之矣先是會推內閣有欲推部院者生謂吾輩推官不可互舉必欲存羊則及不與推者遂及家居孫立亭王繼津乃拒推閣而思改部乎且有鈌知推誰即推知點誰乎而果逐臭悅羶不見信於人至此可愧也恥與後生交訟又懼瀆宸聽故畧叙如此

與沈仲化論班次

承教班次論可久行必六科押一班以吏部郎尾之十

三道押一班以戸禮等部郎尾之為妥三十年来不論常朝大賀皆然止東西對立則科道相連耳近御史止以省中人少各部郎皆續其尾故爭若後科有二三十員道有四五十員御史反居極東之尾豈所以重耳目而責糾肅儀郎所奏難令再議況新奉旨又退就二字將又起爭在吏部則似失而得在御史則似得而失非戸禮以下所可以品論也似宜且遵近旨以不失出令之體以暫伸臺臣之氣待後科備員再改未晚也惟台

裁

寄兒子知

李門繼嗣事當遵立山公議惟是李五兄子以次者繼之則可或在鄉或在城從便大牵以天理人情為主族人或量給田產舊僕亦然尊經閣規度寧大毋小寧費毋省四壬寅不便用得太陽到山向可也閣柱須七前後左右重柱二行自為一院明倫堂亦須宏鉅其費甚侈總當身任量取給衆人之助可也

其二

聞生三孫大喜汝雲野舅回攜硯二方一端溪一高麗

又鏡四葛布四寄四孫各一

其三

聞吾兒氣體比家中時健勝甚喜場中用心盡一日夜

之力亦不可過思用不必用字句此時雨甚特令有力

二人扶送入場或頭場畢可遣一人回也

其四

鄉親來京者如織或是見我年老恐一旦無常先急急了自已事汝舅求官甚難不如力學上進即不然做一好人亦無不可其餘有欲來者吾兒止之或寧助其貲可也此間每食有八九人致我公事亦不能清心專理屢疏乞歸若皇上不肯輕放然人情難調又十倍於鄉親誰其為我分心使免此苦乎

其五

前寄平樂正好常用第一見大心自泰凡一切家事人

事但勿以留滯不化為精明也前聖躬偶爾違和旋即大愈礦稅定求停止不止不能已於懇請也

其六

大父俎豆事閒闔邑諸生呈請此諸生雅誼但有此舉不必求行凡事須思到結果處方可開端大父既為商萬一學道駁查以此為疵返覺不便馬谿田先生太翁雖未出身曾為訓師不可比例也

與省中

此舉難為四明相公鄙心大不安四明相公萬不可去去則歸德相公亦去生亦去生去猶易尋代者四明相公深習國事雖二相公且賴之不可去也昨面三相公皆以此直言皆相信但二相公不可以私意言言四明相公是為歸德也言歸德相公是為四明也惟中立不倚則奸人之計破而大公之道成惟生則待人有言方力求去庶不難為四明相公耳

與沈仲化政府

言不言在弟處不處不在弟幸可歸矣所謂異議乃朱老先生見示欲密告丈者何未告也幸再問之

與沈肩吾政府

昨承長公枉重因領台諭即應見朝以吏科既有言即不與辨仍當引退仍藉以陳居臺之苦爲陞外不允則上下相臨不便實授不准則前之應陞應改調者以無代不得不留使賢愚同滯或厚顔仍司風紀或修怨以滋鼓美盖不便或可望皇上一轉移之也亦望老先生

幹旋尤感

其二

聞老先生為生揭催小疏甚感弟小疏中二大苦之言不意甚拂聖心自此觀望者將幸有可乘之機益紛紛多口矣默念非勇退不足贖罪恃德愛仍祈鼎力委曲再揭令生得速就道即鮑管之知不過歸里銜結豈足云報惟鑒原

與沈肩吾沈仲化朱金亭三相國

頃辱老先生枉顧不能踵謝今日欲肓心火益熾萬萬難出天實限之耳為疏力懇聖明倘蒙發票非老先生超格曲成安望生還或兩票以請上裁萬一不允實生懇求非老先生無意留生也生刻感與得歸同小揭奉覽

與沈肩吾沈仲化

生屢疏已蒙揭催又兩票温旨雖未蒙允然委婉至情已無遺力非木石能不感刻惟念上意似憐衰朽欲放

待一票而決耳小疏今日已入萬懇矜憐即票放歸以釋積苦自此以往生依丘隴死遂首丘有不感大恩而思銜結者非夫也不然亦望兩票以請上裁至懇

與內閣沈肩吾

謹瀆小疏十七上情竭詞窮或聖慈憐允發票懇乞老先生上體宸衷兩票使生及春和登途少緩漸熱益不便於賤目惟垂亮

其二

謹瀆小疏二十上詞竭情迫又感大宗伯益思首丘倘聖慈允發票懇乞上體宸衷即票允放或署印停俸以免再瀆至懇

與朱汝脩保御

年來辱金蘭之契不但詩文商訂古道誠心毫無間隔以為得之晚猶幸數相過從傾倒罪歸時高雅綢繆遠餞郊坰投詩以贈依依難别途間曾和佳咏不復記憶矣緬想維益有歸志弘甫受誣而去不佞遠居西鄙參

商之望忽爾東西南北欲為前日之聚何可得惟精神
意向雖千里猶面談耳道體須倍攝為延嗣計不佞不
敢不强飰以圖泉石之樂也此後長安書不再𨗈獨吾
二三人則日一發不為多

温恭毅集卷二十九

温恭毅集卷三十

明　温純　撰

理學

精不是判人心道心而二之也有以無雜解精者未盡是真見人心即道心觀中庸論天人未曾將人字作不好字孟子口之於味章形色天性章亦曾分性命分形色天性禮記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亦未曾分性與欲此正是精處一則不二凡人心即道心孔子之一貫孟子之踐形是也此心在大學則曰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曰事物曰好惡而格致誠正慎獨絜矩則精而一之矣在中庸則曰性情曰飲食夫婦曰不願所求曰九經三重而率性修道慎獨致中和知仁勇誠明修凝如仲尼如至誠則精而一之矣孔孟大學中庸無非接此學脉若以人心為私心遂欲絶此人心而別求道心則二矣文公註人心二字曰人心易私而難

公亦未嘗以人心即為私心也欲覷破大學中庸微旨

先識人心道心而後可

大學格致誠正修中庸擇善固執孔門博文約禮孟子

博學詳說反約一也格致擇善博文博學詳說有行意

誠正修固執約禮反約則篤行敦之崇之耳論語知及

之仁不能守之不曰仁不能行而曰仁不能守中庸擇

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勿失不曰行而曰勿失則以

知及與擇即就行以言其智也知行如何可分必曰知

先於行則初學發蒙耳

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本於孔孟大學言致知孟子言良知是已但大學言致知必曰格物孟子言良知良能必曰親親長長說得無内無外之學無滲漏

昔人謂孟子稱孔子是道自已觀孔子為聖之時孟子學孔子之齊之梁之滕分明以時自處是道孔子所以自道耳便未可以忘已言也其未至聖人地位以此

吾儒言心性佛氏亦言心性佛氏以心性為心性吾儒

以天地萬物為心性天地萬物為心性無外我之心性不離天地萬物無内無外無内至矣

易有太極之有視無極而太極之而無迹費而隱之而視太極本無極之本亦無迹

寂然不動是常寂兼静亦定動亦定有感則通而不動者自如矣敬以直内是常敬遇事則義以方耳而義方之心即敬也

學問之道無他自反而已矣自反則力有餘責人則力

不足自反則無我責人則有我自反則可以正已而人化責人則不足以服人而人怨

陽明先生曰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道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為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此只是一因字孟子稱禹行所無事孔子傳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此意

人好人非好其迎已者則好其似已者惡人非惡其攻

已者則惡其異已者有一於此是知有我
季札不當逃如其當逃則武王亦當以伯邑考之故而
逃矣武王無我季札有我
造化人事總之動靜二字盡之混沌靜也開闢動也不
混沌何能開闢秋冬靜也春夏動也不秋冬何能春夏
夜晦靜也晝朗動也不夜晦何能晝朗人夜息則氣清
晝假寐亦氣清靜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造化生生全在子子者滋也天開於子陽復於子日始

於子而所以能開能復能始者根於亥也亥於卦為坤靜也故有道者時時靜時時有子時道家所謂活子時也一假寐生機便動況寧定乎

人臨事不可無智聖人用之則為文理密察常人用之則為權謀術數而誠偽分焉誠則能動而可繼偽則縱能欺人於一時而後即以實心行人亦不信矣慎哉

老成與少年所見多不合老成多惟恐僨事之心然亦有借之以戀位者少年多急於立名之心然亦有直攄

所見以效忠者

責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恐事雖錯迹雖可疑而心無他也自責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恐心雖無他而意見稍偏將不止於過也

魏幾道曰禹治水先冀次兗青徐揚荆豫梁雍順五行而治之固也余謂治水先下流則力省而勢順自兗而南先下流也況天下國家事有當因者乎

上焉者化人其次容人不能容人而見容於人下矣寧

我容人毋人容我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猶有以君子自處而置人於不足責意是豪傑事非聖人事聖人如之何曰至誠以感動之委曲以開悟之不至於並立並達不已

推己及人可以己律人不可故曰以己度人則難為人以人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

天下萬事萬物莫非一也圖書之一一也二則二一三則三一四則四一五則五一六則六一七則七一八則

八一九則九一十則十一
又一得之為一一合一為二一合二為三一合三為四
一合四為五一合五為六一合六為七一合七為八一
合八為九一合九為十一固所以貫圖書之全者也然
不以一居中而以五與十居中何也一則含五與十之
理而五與十則盡一之全一則虛五與十則實謂五與
十居中即一居中可也聖學一貫本此圖書何以五居
中五可以該之也無一之名有一無二之名有二無三

之名有三無四之名有四五加一為六加二為七加三為八加四為九加五為十十亦可以該一十後天五先天也故河圖以五十居中雒書止以五居中

天地間造化皆陽為之也陰不過成之耳河圖生成雖五奇五偶一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九合五十居中皆奇也而偶亦莫非奇二則一一四則一三六則一五三三八則一七三五十則一九三七五五耳陽之道大矣

朱文公先生卒之前四日說西銘言為學之要惟事事

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此直字從孔子人之生也直孟子直養無害易靜專動直三直字來得執中率性之旨豈末年大有超悟而爲是直截簡易之說耶久未經人拈出何也此常書紳

人之求道惟求一直而已直非悻悻好剛之謂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孟子曰直養中庸之率性盡之觀真字從直悳字從直慎字從直可見

易曰先天語存主也曰後天語施為也顔子之乾道先天而天弗違也仲弓之坤道後天而奉天時也若聖人則先天後天一時事存主者即其施為者施為者即其存主者無内外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同

易云體仁註言以仁為體最精猶云道體是以道為體

程明道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體識此體字則耳目口鼻四肢無非生意何形非性何外非内

復其見天地之心卲子則衍之曰一動一静之間天地人

之至妙至妙者歟夫坤六陰至静幾於滅息而一點生機不容已不可遏萬古如此是天地之至妙至妙也人心一日有一造化旦晝夜氣好惡幾希雖下愚亦有良心與天地生機何異大學言小人為不善見君子揜不善以著其善此著善之心亦生機也故曰誠於中必形於外孟子引孔子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註言心之神明不測操則存矣舍之即亡舍即亡矣一操即存蓋神明之心不容已不可遏者猶復存於既亡之後豈可測其出入與内外耶是雖既亡之心

亦有生機造化生機於六陰之後見之人之生機於静後見之雖不善與舍亡之後亦不能泯人之至妙至妙豈不信然有解者云舜事瞽瞍以和氣薰蒸不正其非瞽瞍遂底豫此不惟事父母當如是即處兄弟兒女亦未有不如此而能和諧者精思力行其效自見

耿楚侗曰陽明先生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脈亦是時節因緣春秋功利習熾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故孔子提出箇仁字求仁便是孔氏學脈孟子時楊墨道

塞害人心尤甚不得不嚴爲之防故孟子提出箇義字
非義則仁之道不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脉梁晉而下佛
老淫於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復古禮橫渠以禮爲
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脉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
既久漸入支離至分心禮爲兩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
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人是致知今日學脉其主持
人心扶持世教未嘗異也信然然孔子之仁自包義禮
智及信其義禮智信孔門已先專言之矣曰從義曰喻

義曰義之與比專言義也孟子宗之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約之以禮曰敦厚以崇禮專言禮也宋儒宗之曰不可使知之曰知德者鮮曰致知格物專言智也陽明先生宗之令知之弊將流於虛而無實其濟之以信乎曰人而無信不可以行曰忠信所以進德曰脩辭立誠曰胡不慥慥亦孔門所專言者實今日對症之劑要之舉一可以該其餘仁不待言矣曰義而仁禮智信存焉曰禮而仁義智信存焉曰智而仁義禮信存焉曰信而

仁義禮智存焉辟之大造春夏秋冬之互相為用木而不能離水火土金火而不能離木水土金金而不能離木火水土土而不能離水火木金土又分旺四季信實可以成始成終惟率性繇中出則一不然則二故孔子告曾子子貢但曰一

成名易無名難以道制欲易使欲皆道難以我體道易以道為體難以性御情易使情皆性難

心欲小不欲隘欲大不欲蕩欲逸不欲怠欲泰不欲驕

欲細不欲瑣欲勤不欲擾欲舒不欲肆欲虛不欲浮欲實不欲滯

或謂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經綸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得淨如明珠混泥沙而不汚然明珠與泥沙終是二物若學問透徹則形色莫非天性道心不離人心方是一

寂然不動常也有感遂通而不動者自如敬以直內常也遇事則義以方而其直自如廓然大公常也物來則

順應而廓然自如未發之中常也發則中節謂和而未發者自如

凡横逆之来不較者不受也較者受也不受者求已受者求人

河圖順行以相生為主易知也雒書逆行以相尅為主難知也嘗以意測之相尅乃坎一之水尅離九之火火生二八中之土而乾六兑七之金生蓋金本生水此金以水生即玄家所謂虎向水中生也乾兑之金尅震三

巽四之木木受尅而二八中之土生金亦生土矣離九之火尅乾兌之金金受尅而震巽之木生蓋木本生火此木以火生即玄家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震巽之木尅二八中之土土受尅而坎一之水生木亦生水矣總之水尅火而金生金尅木而土生火尅金而木生木尅土而水生皆制其傷我者而我乃生也是以尅之之道生之也而坎一急焉蓋相生以一始相尅亦以一始何者非一以貫之耶

是曰是非曰非亦直也必是是非非之言一根於中心所真見方是孔孟之所謂直方是一不然猶其迹耳襲義耳況所云是未必是所云非未必非乎

觀直養無害之說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始明觀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而允執厥中繇仁義行之說始明故善學者求孟子所為學孔子與孔子所為祖述堯舜者而已矣孟子而後實難承接

繇仁義行是繇衷曲出雖生疎不可舍所獨知者而行

行仁義是從外粉飾雖習熟愈可觀而愈昧本心矣蓋吾人學問止有此二途從裏曲做是尋向上去君子之所以日遠於小人也從粉飾做是流汙下小人之所以日遠於君子也然從裏曲實逸從粉飾實勞

所謂欲非止在軀殼上求便宜也若無實見縱苦躬苦節亦與學問無干

古今為學便日要做聖人豈不是美然恐務名之根即在此惟戒慎恐懼常恐不盡已之性不盡已之分不盡

已之道而已孔子祖述堯舜非欲為堯舜之名為精一執中不可不祖述耳孟子學孔子非欲為孔子之名為時中不可不學耳

前輩多言盡心盡性盡分盡道盡職盡倫盡之義難言矣如人行路欲入燕入越必至燕越方可言入又如行百里而但止於九十九里即難言盡升堂而未入室踐迹而未入室襲義而不集義行仁義而非繇仁義行皆此類也盡之義難言矣然入室集義繇仁義行不過以

公心平心順應而無必成必得之苦此其盡皆在我者似難而易不然費多少作為粉飾矯强功未必成利未必得何益此欲盡愈遠是取必於外者似易而難吾輩舍易而就難舍我而求外不思耳

孟子言良能良知似分知能然其下不曰能愛能敬而曰知愛知敬是不外知以為能外能以為知矣達之天下非舍目前而遠及天下也親長包九族是在天下者親之長之是對境實愛實敬則仁矣義矣若指光景談

玄解仁義實非我有

從來官名多知學不似令人云如何為知如何為行也

如文官曰參知政事曰知制誥曰知經筵曰知府曰同

知知州知縣知事武官曰都督同知都指揮同知指揮

同知其下曰知印果止知而已乎知此則行之不盡者

不可名為知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即復其見天地之心即一陰一陽

之謂道即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孔子言多聞多見而歸之慎言慎行欲於言行而慎之也孟子言頌詩讀書而繼以論世欲於古人行事而友之也葢士人稍向學未有不求聞求見頌詩讀書惟慎言慎行如古人者難故孔孟切切望人體驗不然欲多何為而以博與約知與行平論非其旨矣人有自以為知者未必知也自以為不知則知矣有自以為是者未必是也自以為非是則是矣無他好勝與求實勝異求諸已與知有已異

一部春秋全是求諸已三字此三字天德也王道也春秋列國辭令兩漢詔令近之雖小國但善其辭令未必繇中亦多免於侵伐况繇衷者耶

後世論學以道德貨利並言孔孟惟以無心有心並言道德貨利之外尚有似是一等貨利者之機淺豈聖賢所慮故謂世上有善惡二途君子小人二等善是無心惡是有心孳孳為善是惟恐不盡道非為人也孳孳為利是為人心腸亦非為貨利也此二等人便是舜蹠之

徒之分若貨利人則不止於蹠之徒矣觀楊龜山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之言可見孔孟所云利是近於義者故惡鄉愿惡朱紫惡穿窬惡色取惡襲義千言萬語止要直道而行率性而為但涉一毫矯揉造作即是利吾人安可不自反自力若無事亦念到此臨境當局不覺便入自私自利平日所云一毫用不去是顧目前不顧終身其究不但無益且或因以僨事喪德可懼也

古語云此心要放得下平日所聞嘉言要使得上或云放得下方能使得上皆有味吾輩不可不時時體認

荅徐匡嶽重止修是探其要而包括之也其實單言一明字一止字一修字皆可了其詳必格致方滿誠意必慎獨方盡格致而止修與明明德之功完若謂格致是格致慎獨是慎獨豈傳明言慎獨工夫而經言誠意又另有格致工夫耶以身心體貼實難着力幸再見教

荅陳維則來教云讀陽明先生書宦情都淡已見脫塵

向裏之趨蓋淡本是吾儒入學正脈恐即裁厭動求靜之根將遺物理人情即令日精求舉業亦是上達稍厭薄則二矣二則非仁矣吾易所謂自强不息者何謂抖擻精神正在今日

有志者之作用不如有識者之作用有識者之作用不如有德者之作用有德者之作用不如有道者之作用至於有道則凡作用皆道之所為我無與焉亦無知焉至矣

堯之克明峻德之明字舜之文明明物察倫之明察字文王之克明德之明字孔子之知德孟子之知言知性知天數知字皆悟也畧乎後世之舍日用而求玄解矣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夫一夜話何話一日得何得可以勝讀十年書人固有終身讀而無得者何但十年論文及經傳各子史用意練格之妙論詩及言志有關係之妙論政事於清慎勤外如前輩

所云更行一忍又或如孔子所云求諸己孟子所云三自反論學及堯舜孔孟之脈而得其所謂執中一貫之徹真不止勝讀十年書然論學其要也猶恐止見得及而未必實有諸己必時時戒懼體認方免遇境錯亂故工夫正在對境所謂境大莫如死生次莫如得失能忘死生必能忘得失不能忘得失而曰能忘死生者未之有也得失二字於貧富猶易强制於貴賤升沉每多嬰情何可云一待不能嬰情而後止非止於道也止於力也

人始學進難止易既學進易止難至於無進非止無止非進則化矣

人始學知易行難既學行易知難至於無知非行無行非知則化矣

學不得力外物物也形色物也雖心志亦物也學得力心志性也形色性也雖外物亦性也

讀易當知但得中皆無凶讀詩當知有物必有則讀書當知人心有道心讀禮記當知天之性性之欲而其功

全在反情和志讀春秋當知大道為公有志未逮合觀之真吾師

我沉默人猶以憬妄來是我實未沉默也我虛平人猶以機械名是我實未虛平也我淡薄人猶以濃艷求是我實未淡薄也我安静人猶以營求望是我實未安静也我恭敬人猶以陵侮加是我實未恭敬也我公恕人猶以刻核責是我實未公恕也我修謹人猶以惰肆目是我實未修謹也我憫恤人猶以忍薄歸是我實未憫

恤也一有之皆吾師

天地有不已之運而人不如日月星辰有常明之象而人不如山嶽有常止之體而人不如草木有常生之機而人不如天地有時毀日月星辰有時食有時晦有時殞山嶽有時崩草木有時落而不已常明常止常生者其常而人不如皆無心皆吾師

答馮少墟承翰教知復會講閱辨學録一過深快中間發明理字為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説補一貫字益致知

原不離格物物物則實理也此正與佛氏不同處大率佛氏是欲了自已心性吾儒是欲了天地萬物心性吾輩但於此一體領畧是窮理盡性至命實功自精一之說創自虞廷因一危字遂以人心為私欲之心私欲之心去之惟恐不盡而即以為虞廷人心之心恐經書中未有徑指人心二字為私欲之心者文公解不曰私而不公而曰易私難公謂此心若公則上達一私則下達矣豈不危哉惟精之一之允執其中則人心皆道心而免

於危矣是於心之動處用精一之功千古學脉實始此其後孔子祖述堯舜全在從心所欲不踰矩精之一之也他人從心所欲或踰矩則人心肆而道心喪矣孟子願學孔子正學其所祖述也形色天性與口之於味二章正於口目耳鼻之形之色而盡合性命之學也不偏不倚外謂之脩身可謂之踐形可謂之中可謂之仁可謂之一貫可不然則自己心性形骸且分而二矣何以言一今日學脉似宜從此以入特質之同志

温恭毅集卷三十